

王文成公全書

一



王文成公
全書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隆慶刊本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
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子
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
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
薨後錢子洪甫輯竄後七卷
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
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
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
奉

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
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

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之學
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
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
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
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
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
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
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
歛而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
不己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
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
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

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勲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曰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

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廐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曰亦可

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

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
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
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
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
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
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
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
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
更無學于時曰仁家稱高第
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
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

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
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惟公
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
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
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
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
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
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
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
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
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
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

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
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
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
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
叅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
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
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
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
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
盖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
序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
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
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
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
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
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
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
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

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
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
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
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効
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
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
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伏
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
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
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勲申
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

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

賞移罰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

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

以酬勞茲特贈為新建侯謚

文成錫之

詰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

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

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

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

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



孰肖夫子之形貌傳夫子之神形有涯而有盡神無方而無垠孰亡孰存孰疎孰親萬物皆備於我而自足千聖不離于心而可親夫身而觀見夫炯然者不容以毀是謂本來面目庶幾不失夫子之真

門人王畿百拜贊
舜江濤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群蒙咸醒接溫聽厲尚庶刑仁為己任勿謂丹青

門人鄒守益百拜贊
昔侍師顏相承以心師既逝矣相証以言惟日究乎精微見師造之淵泉未酬師志何以假年懼惟日之不足庶相屬乎後賢

門人錢德洪百拜贊
思自孩童即聞至教言詞動履並皆心妙學問由成中和體効功業所就仁義肯要千聖一心良知孔叢俯仰古今至誠合道

門人正愚百拜贊
翁貌不凡蕭性不羈掀天揭地電掣風馳謀猷所立固非人之所可及而淵源所自直擬上通于孔尼真當朝柱石後世表儀山河同誓日月增輝不肖垂髫撫恤提攜耿耿不昧猶憶

英威
門人王畿百拜贊
姪子正愚百拜贊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

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爲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哀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逮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

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情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腐瞶肫肫之學清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為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窅曰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

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勲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類為狂以進取不顧為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為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曠曠本自肫肫常察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太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勲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謬也故反

覆以贊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閑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驟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肱自授於流俗不與

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肱自授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逮肖之士知自授於俗矣尚未暇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已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証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授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証以

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遷異說所不能淆特在手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証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

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譔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跋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植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質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

吾黨勛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謨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道即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廉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

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耻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章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誠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旣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課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

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闢先生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鄉諫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遺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

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諫之。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調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駐畫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計遂趨廣信，計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連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聘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觀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爛烟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

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按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

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鼗琴者理絲簫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曰鏗然令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

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

侍者踪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融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卧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悞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感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畧亦可想見